琴瑟之歌

入厨记

何诚斌

妻子突然离世，不少人关心我的身体，说“你要吃点东西”，可我没有饥饿感，或者一吃饭心里就特别难受。数天后，我想做几个菜给女儿吃，便走进了厨房，可一时无处下手。婚后三十七年，我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做饭，而妻子却从不把这当成问题，也从来没有指责我“饭来张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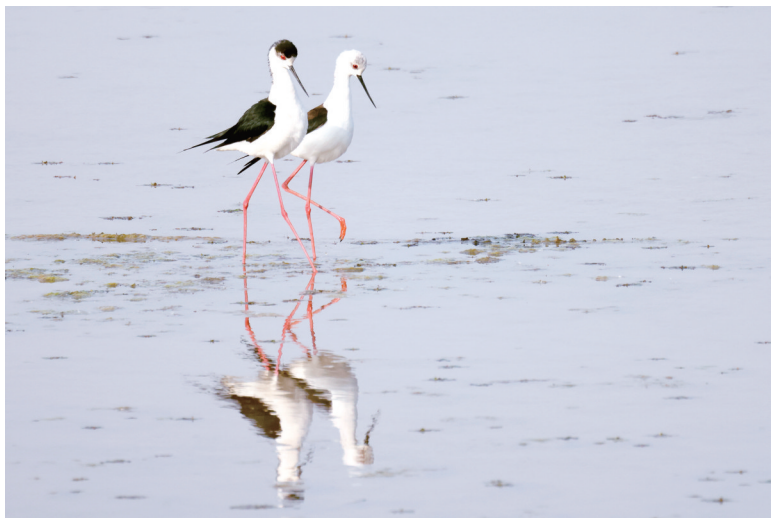
我先用电饭煲煮饭，将电线插头朝墙壁上固定插座插去，细微的电花一闪，我猛然想起1988年的春天。那时水泥厂引进先进的微机控制系统进行配料，我被派遣到滁州市学习培训了半个月，回来后组建电子配料班，我是班长，带着四名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女工，把关生料质量。1989年的一天，因安排休假的事，我与其中一名女工发生了争执，她哭闹了一会，跑去向领导报告，说我打了她，将她的头往电源闸刀上碰，成心想电死她。这件事性质极其严重，让我陷入百口难辩的境地。当班的另一名女工小周是唯一的目击者，可她与她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车间党支部书记和车间主任分别进行了调查，自然会向目击者了解情况。小周如实地陈述了过程，说我没有打人，更没有做出电死人的动作。结果，我没有受到处分，而领导批评了那名不服从调休安排的女工。我特别佩服说真话的小周，觉得她遇事正义、不说假话是一种优秀品质。我甚至结束了前段恋爱关系，转而爱上了她，写情诗给她，一首又一首，终于将她变成了自己的妻子。

我们婚后最初只分到一间20多平的房子，用三合板隔了一个小厨房。厨具很简单，一只煤油炉，一口铝锅，一口铁锅。先煮饭，然后做菜。两年后缴600块钱，注册一个户头，用上了液化气，那真是幸福无限。三年后，单位给我们分配了半间独立的小厨房，在幸福感之外又多了一分优越感，因为这半间厨房非双职工、独生子女家庭是得不到的。我在车间任团支部书记，兼工段副段长，我家成了一群青工的聚集地。妻子在厨房忙碌，然后坐在一旁看我们喝酒，听我们吹牛。她偶有不高兴，怪我临近吃饭时才带人回家，没有菜，成心为难她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人家要来吃饭。她只得骑车上街买来卤菜，然后炒了一盘花生米，供我们下酒。有时，她急忙跑到厂里食堂站队打菜。我对她说，好老婆莫见怪，下次带人来家喝酒，提前告诉你。有的朋友三天两头到我家吃饭，我都有些厌烦了，妻子仍每次客客气气。朋友对我说，嫂子比你大方多了，你俩双职工有厨房，我们单身汉来蹭饭，是天经地义的。还有工友说，嫂子性格好，好像你们没吵过架。我说，我不想跟她吵，否则怎好让她做菜，请你们喝酒？

其实，我结婚置办家具、购买家电举了债，几年后才还完，又因立液化气户头及添置灶具借了钱，所以经济上也时感窘迫。当年，厨房中每添置一件东西，都感到幸福指数上升，不说买了高压锅、电饭煲、电炒锅有多高兴，就是买了几只碗、几只盘碟，换一把新菜刀也会乐半天。厂里集资建房，我们想改善住居条件，硬着头皮借了钱。我们有信心，以为工作稳定，债会慢慢还完的。谁知企业效益滑坡，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。既有整个建材市场萎缩的原因，更有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的原因。到了接连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时，妻子在厨房里常常只炒红薯苕杆、北瓜叶了。我被调到机关，在团委、政治部、行政管理部任职，常常吃到有油水的工作餐，尤其在管理食堂时可以在招待时开小灶，俨然一名“肉食者”。工厂大动荡濒临倒闭时，我手头有一笔体外循环、不入司务室公账和小金库的老板私批款子12900元。我在离职前，多么想据为己有，内心纠结、挣扎，如果我有这么多钱，家境会发生巨大改变。我问妻子：“这钱要不要？趁此乱局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别人捞，我不捞白不捞。”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你自己可要想清楚了。”我一震，冒出一身冷汗。第二天，我将那笔钱的单据交给了食堂刘会计，她惊讶地说：“还有这笔钱！你不说，谁知道呢？”我说：“这钱本来就是公家的。” 后来，厂里被抓了几个领导及中层干部。我如果没上缴那笔钱，被发现后，会怎样？即使没被发现，也会终生难安。

企业改制后，我在家待了两年多，从没下过厨房。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奋笔疾书，将潦草的底稿交给妻子，让她誊抄，一篇篇寄往全国各地报刊。有的字我写后自己都不认识，她都能认出来。文章发表，看到一张张稿费单，她当然高兴，餐桌上就多了鱼肉荤菜。下岗工人见她有一次拿了20多张稿费单，羡慕得不得了，她便买了水果让大家吃。我关门即是深山，常常十天半个月不下楼，有些人以为我在家睡觉。什么液化气罐、大米等沉重物品，她往楼上扛，别人看到了，便心疼她，并说你老公怎么什么活都不干？她说：“他有他的事。”他很少跟人说，我在家写作，更不提我写了多少书。我有虚荣心，对她说：“你可以告诉她们，我在家写文章。”她笑了笑说：“那不用说。”她分明不想让别人觉得她在炫耀。这些年，我几次听到熟人对我说：“你不食人间烟火。”我很忌讳这句话，有时也会反思婚姻生活，难道以为有着书房，就可以不入厨房？

前年，妻子做手术，住院的后半程，她能自己到食堂打饭吃，我便回家了。到了做饭时间，我走进厨房，又转身走了出来；一会又走进厨房，还是呆在那里，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吃。最后，我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条。吃了几餐面条，腻了，便上街吃炒饭，或者盒饭。妻子出院回家，医嘱静养，并专门对我说：“你得多干点家务，不能让你老婆下厨做饭。”我对妻子说：“我来做，你在一旁指导。”当时把医生、护士都逗笑了。



比翼　　石晓红　摄

回家后，我正儿巴经地系上围裙，操作起来。我洗了菜，妻子看了后，要我再洗一遍。打火炒菜，妻子　说，不能让油起烟，快将菜下锅，颠锅、颠锅呀。我说，我不会！妻子急忙伸手颠锅。我放盐，妻子说，放早了，在起锅前放。做红烧鱼时，我放了少许盐，觉得不够，又加了一些。她说，放多了。我说鱼烧淡了不好吃，难怪到我家吃饭的人，说你做的菜太淡了。她说，你血压高，吃淡点好。我说，来客人了，应该偏咸一点，不要考虑我。她说，习惯了。我耐着性子做了几餐饭，妻子夸奖道，你进步很大。我说，是你指导的好。数日后，她便又自己做饭了，不让我搭手。我在一旁站着，看她做。她说，你还是去看书吧。

现在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被困在了厨房，手足无措。女儿说，爸，你会做吗？我说，我会做。实际上，我心中真的没底。我可以看视频学做菜，但我不愿。回忆前年妻子教我做红烧鸡的步骤，将解冻的鸡洗干净，沥干水，然后下锅翻炒，半熟的时候放生姜、干辣椒、蒜子及酱油等，小火慢焖半个小时。鸡烧好后，我又做了两个素菜。快12点时，喊女儿端菜上桌，开始吃饭。我问女儿，怎么样？她说，味道真的不错。不管她是安慰也好，还是鼓励也好，我听了不由得鼻子一酸，哽咽着说：“哪有你妈做的菜好吃？”

生活小记

书香萦绕

朱泥生

冯骥才说：“读书能赋予人思辨的力量，是直面人生风雨的精神铠甲。”对我而言，书是生命中最安静的伴侣，像灯塔照亮前行的路。

七八岁时，每个星期天，母亲让我跟村里小伙伴去河滩放牛。我总要在荷包里揣几本连环画小人书。到了河滩，伙伴们见我带着书，都争先恐后围过来，抢着要先睹为快。我便一一分给他们交替着看。等大家把小人书看得差不多了，牛也吃饱了，我们就骑上牛背往家赶，浩浩荡荡，如得胜回朝的队伍。那时我看了很多连环画，知道了邱少云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刘胡兰这些英雄，心里生出敬畏和崇拜。

光阴荏苒，我从懵懂少年变成了青涩文青。走上工作岗位，分到了基层文化站。单位别的没有，有的是古今中外的名著和文学期刊。那时年轻，快乐的单身汉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我每天在图书室搞借阅工作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，偶尔打打球。读《红楼梦》，懂得了人生虽有悲欢，要有积极面对的勇气；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看到保尔·柯察金双目失明后，用绳子捆着铅笔写作的非常意志，非常感动。后来读到台湾成功大学校长夏汉民的话：“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，每个时期都有奋斗目标。有人经不起挫折，一败涂地；有人醉生梦死，随波逐流；有人却记取教训，努力向前开创新生命……”我深以为然。因为坚持读书，我的认知不断提升。1984年3月，我的第一篇处女作《雪中情》在《安庆报·天柱山副刊》刊发，从此与文字结缘。我办《菊乡文艺》文学期刊，团结本地文艺青年；办中小学生演讲比赛，得到师生积极响应；还拿着相机到单位、乡村、企业采访，写成文稿寄到报社，变成铅字，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，也收获了许多荣誉。

读书是我的习惯，让我伴着书香飞翔。退休后，我依然每天看书、学习、创作。我在家附近临街搞了一个工作室，一边卖字画，一边写写小文打发日子。前年，我的散文集《烟雨平生》正式出版；去年一月，我加入了省作协。当下，闲暇之余，我坚持看书看报，继续追求文学之梦。只要条件允许，我会一直带着读书这个好习惯，追着鲜花和星光，去奔赴自己心中的远方。